

佔中、蘇軾、大團圓結局

對我來說，最近十日是很多有「月」、「圓」feel 的日子。再上個週五，我讀大學時最愛的樂隊 Spandau Ballet 在香港開演唱會。這電子音樂潮流及 New Romantic Movement 的中堅樂隊，歌、詞、演、唱都面面俱圓。正因每位成員都獨當一面，所以年少氣盛時就拆伙散 band，到十多年後才復合。他們明白缺少一人就孤掌難鳴，合作起來才能擦出創作和藝術的火花與 magic，結果當晚表現十分完美。

樂隊歌曲 Highly Strung 於 1983 年曾高踞流行曲榜。值得一提是，該曲的 MTV 在香港拍攝，講述一個香港女子因生活緊張而最終倒下的故事。31 年後，經過多番世界歷史巨變，樂壇亦起起落落，他們重回舊地，作為環球公演的最後一站，而一眾樂迷包括我一家四口跳足全場。眼見此情此境，樂隊也說是個完滿的結局。

演唱會後的兩天正值中秋佳節。可能因為今年遇上「超級月」，部份地方甚至能欣賞月蝕或血月，所以媒體和市民都特別為今年的中秋節感到興奮，連我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學同屆同學都在 Whatsapp 群組分別拍下倫敦、波士頓的月亮，比拼哪個外國的月亮比較圓。當然也少

不了「另類八月十五」的搞笑圖片。

中國文化十分特別，西方月圓之夜屬人狼出末之時，相反我們則視滿月為團圓的象徵，充滿着「溫暖家庭 feel」。電子時代雖然某程度打破阻隔我們的空間，但當明月高掛，與親朋好友 Whatsapp 或 Skype 後，偏偏卻會令海外留學及旅居外地的華人格外思鄉。

今年追月也是佔中一週年。不過，紀念集會人數稀少，直選願望落空後，運動亦未見有新出路。佔中讓市民明白民生及法治雖然未必顯得高尚，甚至帶點市儈，但始終肯定不是次等於政治改革。運動的確激動人心，但一年過後，很多當日的主角回想起來，都承認當日做法存在問題，而且出路並不只有一條；不少當時天天發聲的政客，今日甚至不願曝光。我看罷傳媒報道，不禁為香港感到不勝唏噓。

心念轉際，不其然想起蘇軾望明月時所寫的《水調歌頭》的後半部：

「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月光轉過朱紅樓閣，低掛窗戶，照著難眠的蘇軾。明月理應對人沒有怨恨，卻怎麼偏在人們離別時才圓呢？人生離合有時，難求事事順意。此刻但願親人能平安健康，縱隔千里也能共享這美好的月光。蘇軾因

為官場的失意，又和胞弟蘇轍別離，中秋對月，難掩抑鬱惆悵。但他沒有消極悲觀，旋即以積極樂觀的思想排除憂患，祝願親人。

蘇軾最終都能放下消極情緒，重拾對生命的盼望。佔中一週年，大家又有否從政改的小格子走出來？有傳媒深入訪問了一些青年，他們不少談及佔中帶來與家人之間的心結。中秋佳節剛過，他們或許百般滋味在心頭。我希望一些客觀說話，可讓大家團圓季節化解不應有的芥蒂，重拾天倫之樂。年輕人又可記得，兒時生病，有多少個晚上，父母熬夜照顧？有多少次考試，父母為努力溫習的你遞湯送水？又幾多寒冬夜裡，父母為自己蓋被？

世上無人比父母更值得我們尊重，不論環境順逆，面對饑寒、疾病、欺凌，他們都為我們遮風擋雨。佔中的年輕一代固然對未來充滿理想，但達成理想的方法眾多，絕不會獨沽一味。年輕時人會較為主觀，是成長的必經階段。但青年人應反思，一個含糊、又不知能否準確客觀地落實、能否真正利己利民的理想，難道都比不上父母照顧自己十多二十年實實在在的恩惠深情？

西方彥語有云：Charity begins at home，好心行善理應始於吾家。如果我們對最親近、最值得尊重的家人，都冷漠以待，又如何在三五年

後關心和幫助那些我們素未謀面的人？年青人只要回頭一看，自會發現雖然父母未必擅於表達自己，但對那麼多年來的無私照顧與關懷的認同，肯定大於去年一件大事的異議，比例更可能是 99.99 比 0.01。再者，眼見一周年紀念活動的冷清，似乎也顯出港人對自己未必認同的事與人的可貴包容。年青人實應細味一下馬雲先生訪港時的名句，「先改變自己，才可改變世界」。

一年前我說過，我對佔中影響的看法最為樂觀。多有論者指出，香港社會有大量深層次矛盾，但斷症香港有深層次矛盾的言論大多沒有獻上解藥。我想，要根治深層次矛盾，我們要作全民的深層次反思，在客觀、全面明白問題及解決方法後作出選擇。而佔中正好為港人提供時間，以客觀的角度體驗和分析，三思之後作深層次總結，也解開不少心結。這樣才可讓香港凝聚共識，昂首闊步，追回過去十多年的大落後，快步踏上超倫敦趕紐約之路，讓我們教育最好，富有理想的年輕人享受最美好的黃金五十年。

我明白年輕一代對香港有所不滿，又可能在政府和陰謀論販賣者的唆擺下，產生了「疑中」情緒，似乎香港所有問題都是中國刻意造成的。不過，我們教導孩子不要歧視他人，但近來社會卻充斥着「一竹篙打

一船人」，挑撥仇恨。例如，近日有大律師指內地人「一朝得志，語無倫次」，財大氣粗。我倒想建議年青人問問父母，當年香港經濟起飛，他們到深圳掃貨、到上海、北京旅行時，又有否試過大搖大擺、招搖過市？這樣可能會幫大家明白，這是經濟高速增長發展的必經階段，大用可用平常心，開懷一點，而非抱着「只有某國的人才這樣」的心態。

大家也可以想想，當你人在異鄉迷路，滿臉徬徨時，有個陌生人主動幫忙，當你答謝時，他說「小意思，大家都是中國人嘛」時，你又會否怒目而視，急忙澄清你是香港人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內地客的犯罪率應比港人還低，也遠低於其他旅客。當港人要對客人表示不歡迎時，也許要作「良民」和「小點良民」的客觀分野。上述相信在世界已發生數以千萬次的普通故事，加上客觀數據，會否令你明白「一竹篙打一船人」的偏見，其實不但貶低他人，更在自己孩子面前侮辱自己？

「香港人 vs. 中國人」的身分爭論，和「上海人 vs. 中國人」的討論一樣，其實十分「夾硬」、造作。每天打開報紙也會見到挖苦中國人的文章，直接間接問讀者的身份認同。間中甚至有問卷調查，直接問港

人的取向。可能也是這些報導的潛移默化，為我們添上許多不明所以的心結。我素來覺得這類問卷奇怪：我是母親的兒子，同時也是我孩子的父親，兩樣都是事實，無分軒輊。若有人問，我覺得自己是兒子身份多些或父親身份認同多些，我真的不會回答，因為問者顯然正如西方人說，受了太多月亮的影響而有些 lunacy。

佔中一年過去，完全沒有改變我的樂觀想法，因為港人已開始為未來作深層次反思。我盼望幾百年後，歷史會為佔中寫下的註腳，會是港人痛定思痛，終於打破思想上偏見，突圍而出，最終撥得雲開，重見月明，建立新時代的轉捩點，就像蘇軾最終也化鬱結為力量，祝願親人，重拾希望。這就是中華文化的神奇之處，千年前的詩詞，也能連結千載前後的世世代代。講到底，我們都是炎黃子孫，流着中華文化的血。無論你揮舞龍獅旗甚或已入籍他國，都無法否認這是值得大家欣賞的文化，亦沒其他文化可以取代。

正如成功的公司和社會不會一步到位，成長過程往往要付上高昂學費。蘋果貴為全球最大的企業，也曾經歷過幾個黑暗時期。雖然 learn from others' mistakes 是最省時省力、最高效的方法，而香港卻偏偏用最昂貴的 learning from erring，從做錯中領悟到要做對的方法。

但若香港最終能「成功轉身」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，支援社會，換來一個家庭團圓、萬眾一心、目標明確、積極正面，利及三代的未來，最終重越新加坡，趕過倫敦、紐約，成為最成功、最繁盛、最人性化的國際都會，完成這個大團圓結局的 magic，我深信這今天看似昂貴的學費，最終只會是小費。

(2887 字)